

# David Copperfield



(英) 狄更斯

大卫·科波菲尔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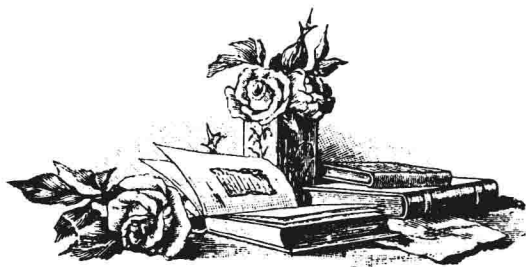


#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红军 译

(上)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9 - 00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著;红军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0.2

ISBN 7 - 80639 - 313 - 7

I .大… II .①狄… ②红…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698 号

**大卫·科波菲尔**

作者/(英)狄更斯

译者/红军

责编/高明才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28.125

字数/853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0 册

书号/ISBN 7 - 80639 - 313 - 7/I·103

定价/27.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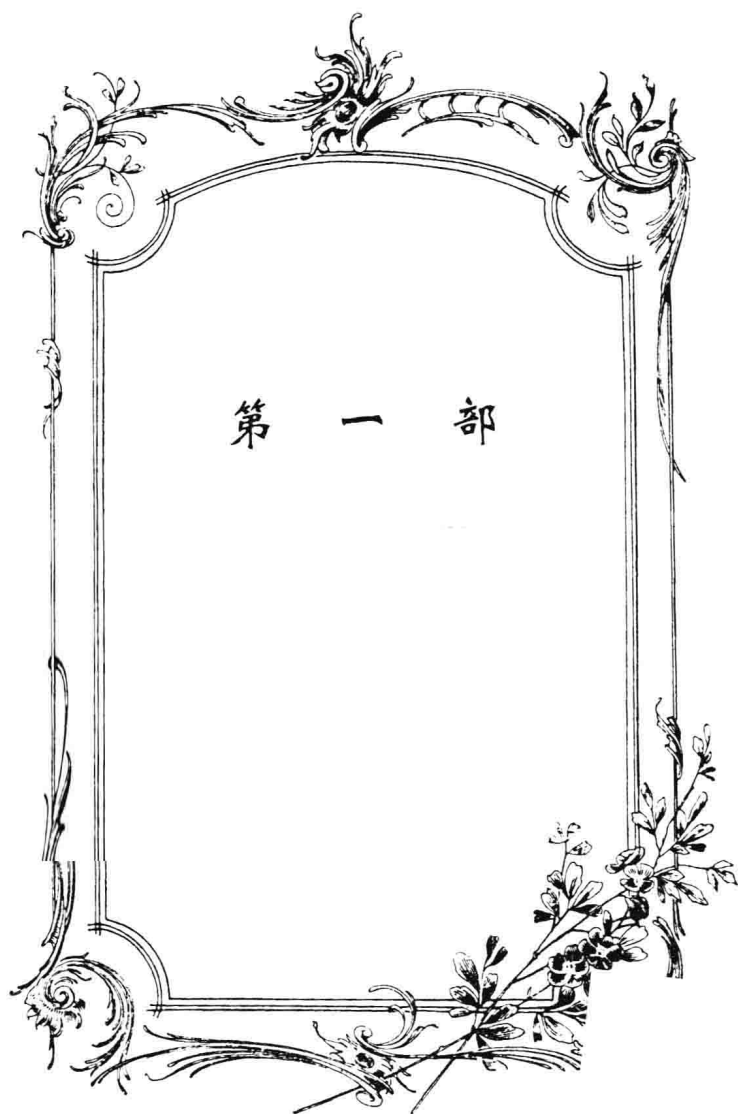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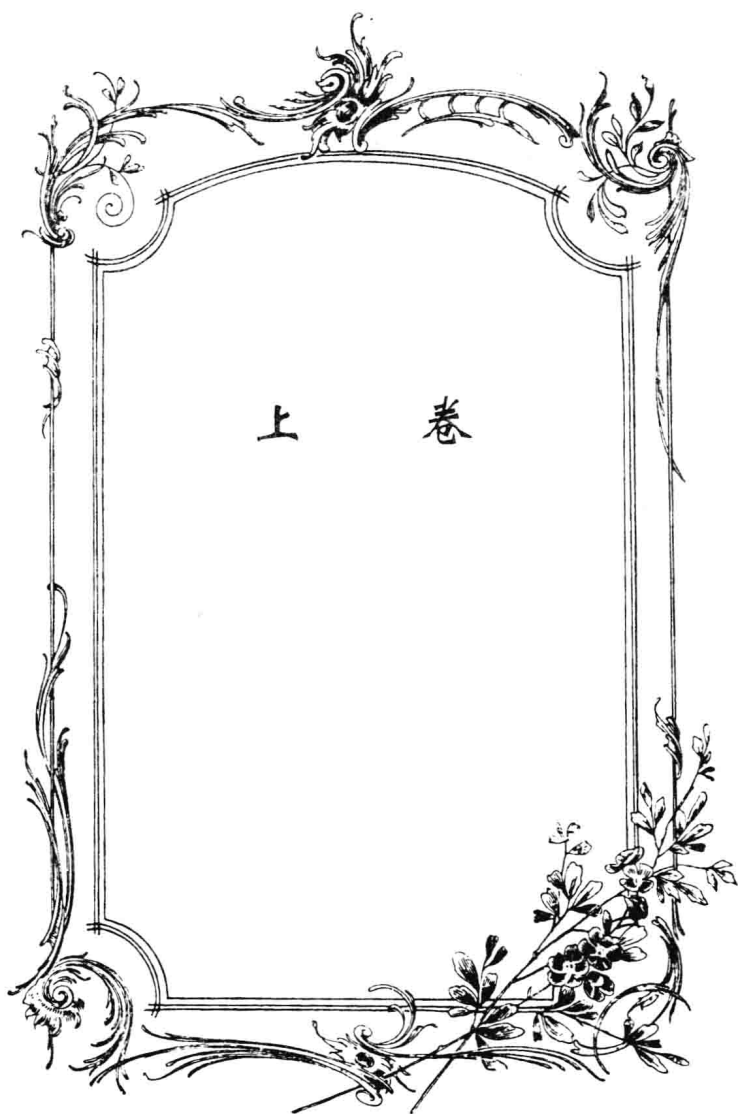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 一 部









## 第 1 章

在这本书中,主人公是不是我呢,要想知道这个问题,需要读者朋友自己阅读便知。我如下记叙: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当时已是深夜 12 点钟。与所有孩子相同,我是呱呱落地的,啼哭声响满整个屋子。当时,正好钟声响起来了。于是啼哭声与钟声相应和。其实所有这些本应都属平常,然而左邻右舍以及接生的护士却煞有介事,因为他们觉得我出生在那个日子和那样一个时候,将预示着一个命运的波折。他们说我不幸出生于星期五半夜,这表明,一我命中注定凡事都倒霉。二我有特异功能,可看到鬼神。

对于第一点,我现在不需多说,因为在我这部传记中它将表达得非常清楚。至于第二点,我只想说,我这点从胎里带来的“家当”,如果不是我在襁褓中还不记事时就都挥霍完毕,那就是到现在它还没有轮到我的名下。不过这点“家当”,虽然一直没能落到我手里,我却没有任何抱怨的意思,不但如此,万一另有别人现在正享受着这些财富,我还热烈地希望他好好把它守住。

我出生时带有头膜这个头膜曾在报上刊登广告,希望以 15 几尼廉价出售。当时航海的人都很穷,买不起这件东西呢,还是心中缺乏信念,情愿用软木做的救生衣,我无法得知。我只知道,出价的只有一个与经营期票有关的代诉师。他只出两镑现钱,剩下的全用雪里酒折算。而比这个条件再多要求一点,即使担保,说这件东西准能使他免遭溺死之灾,他也不肯接受。这样一来,我们只好干赔广告费,因为,说到雪里酒,我可怜、亲爱的母亲也有这种酒,而且正在市上出售。10 年之后,这个头膜在我家乡那儿以抓彩的方式出手了。抓彩的一共有 50 人,每人拿出半克朗,得彩的出 5 先令。抓彩之时,我也在场。我现在仍然记得,我那时看着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如此方式出手,总觉得很不得劲,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还记得,当时抓了那个头膜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提着篮子,现出万般无奈的样子,从篮子里掏出规定好了的五先令,全部是半便士的零钱,还少给了两便士半。虽然费了很大工夫算给她听,说她的钱不够数,她却最终没有明白。而后来她倒是真的没



有淹死，竟然活到 92 岁高龄，然后才得意洋洋寿终正寝。据我了解，这个老太太一直到死时，还骄傲地自夸，说她这一辈子，除了过桥以外从来没在水上面走过。而且，她一直到死，喝茶时（她极爱喝茶）总要气愤地说那些航海的人，不怕上帝怪罪，竟敢像野马一样，满世界“乱跑一气”。假如你对她说，你许多日常所用的东西都是那些乱跑一气的人跑出来的。她却不理这茬，仍然自以为是，斩钉截铁地说，“咱们可不会乱跑一气。”

好了，我现在也不必“乱跑”了，言归正传，谈谈我的出生。我出生在萨福克郡的布伦得屯，或者按照苏格兰的说法，生在布伦得屯“那地”。我是个梦生儿，当我睁眼看天日的时候，我父亲已闭上眼睛不见天日 6 个月了。我自己的父亲竟然没看见过我，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总有一种怪异之感。父亲在教堂墓地里，在我刚刚懂事的幼小心灵里便有着种种联想。我们的那个小起居室，炉火与烛光辉映，倍觉温馨。可是我们家所有的门都闭着，并上了锁，把我父亲的坟凄凉孤寂地隔在外面的一片昏暗的寒夜里（我有时觉得，那简直就是残酷），这种情况在我细小的心灵里引起了一种莫名的怜悯之情，这种联想和那种怜悯之情，我现在模模糊糊回忆起来，尤其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我父亲有一个姨母，也就是我的姨婆（关于她，我一会儿还有许多话要说），她可是我们亲友中间特别的大人物。她名叫特洛乌小姐，我母亲却总是叫她贝萃小姐，不过那只是我那可怜的母亲，对这位凛然不可侵犯的人物，克服了惧怕心理以后叫出来的称呼（那种时候并不常有）。我这位姨婆，当年所嫁的丈夫，既比她年轻，又长得英俊，然而他决不是“美之所以为美，在于美行”这句古训里所说的那样。因为大家都非常地疑心，认为他打过贝萃小姐，而且不止一次，由于日常问题而争吵起来，他竟作了一了百了的安排，行动虽然有些突然，但态度很坚决，要把贝萃小姐从三层楼的窗口扔到楼底下去。显而易见，他们两个脾气不投，贝萃小姐没有法子，只好出了一笔钱，算是双方同意，实行分居。他带着我姨婆给他的那笔钱，去了印度。据一种荒唐的传闻，说在印度，有一次有人看见他和一个马猴，一块儿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据我想，和他一起骑在大象身上的决不会是马猴，而一定是后姨婆什么的。反正无论怎么说，他走了不到 10 年，消息便从印度传来，说他不在在了。我姨婆听见这个消息心里是什么滋味无人知晓。我姨婆跟她丈夫分居后，自

己在很远的—个海边村庄里买了—个小房子。以独身妇女的身分过着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

我父亲曾经是她最喜欢的人,然而我父亲结婚后,却大大得罪了她,原来她不喜欢我母亲,说我母亲是个“蜡油冻的娃娃”。她从来没见过我母亲,不过她知道,我母亲还不到20岁。

我父亲和贝萃小姐疏远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我父母结婚时,我父亲的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而我父亲的身子骨又不是很壮实,结婚刚—年,他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6个月,我才出世的,就像我前面所说。在那个多事而重要的礼拜五下午——假如我可以冒昧地如此说的话——情况其实就是这样。那天下午,我母亲正坐在壁炉前,她身体虚弱,精神萎靡,泪眼看着炉火。对于她自己,对于那个她还没有见面的无父孤儿,她抱着前途极为暗淡的心情;那个孤儿,尽管还没和任何人见面,而他家里的人却凭着先知的预见,早就在楼上的抽屉里给他预备好了很多绷带了,迎接这个对于他的降临丝毫不感到高兴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过,在那个3月的下午,晴朗的天空下,春风吹拂,我母亲坐在壁炉前面,却心事重重,既悲伤又茫然,不知道自己在这场就要来临的大灾难里,能否挣扎得过来;她正如此疑虑惶惑的时候,忽然从窗口看见,有—个她不认识的女客,朝庭园里走来。我母亲又看了一眼那位女客,就—下子断定,那—定是贝萃小姐。那时候,正是斜阳满院,把来客的全身都映得通红。她那时正往屋门那儿走去,只见她那样硬直地挺着腰板,那样镇静地绷着脸孔。

她走到房前时,表现出另—个特点,叫人断定必定是她。原来我父亲常常透露,说我姨婆这个人做起事来,很少有和平常的规矩人—样的时候;所以现在,她本来应该去拉门铃,可是她没那样做,而是跑到我母亲对着的窗户那儿,把鼻子尖使劲贴在玻璃上,向屋里瞧。据我可怜的母亲后来对我说,她的鼻子—下子就完全扁了、白了。我母亲被吓得够呛,因此我认为,我的出生与贝萃小姐的来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看到我姨婆如此神态,我母亲心慌意乱地躲到椅子后面的角落里。而贝萃小姐却带着探询的神色,不慌不忙地往屋子里面瞧。从屋子的一头儿瞧起,把眼睛—点儿—点儿地挪着,如荷兰钟上撒拉逊人的脑袋那样,—直将她的眼光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瞧见了我母亲,就像—个人指使惯了别人那样,对我母亲皱—下眉,接着打—个手势,叫我母亲去



开门。于是我母亲就去把门打开了。贝萃小姐一进门就说：“我年看你便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她把看字说得很重，起强调作用。“不错，正是。”我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有一个特洛乌小姐，”她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吧？”

我母亲说，她很荣幸，她久闻大名。不过她当时却有一种很不对劲的感觉，因为她虽说荣幸，却不能透露出不胜荣幸的样子来。

“那个人现在就在你面前。”贝萃小姐说。

我母亲听了这句话，就把头一低，请她到屋子里坐。

她们来到我母亲刚才呆的那个起居室，因为我们家最好的房间里并没有生火——说实在话，自打我父亲死了以后，就没有再生过火。落座以后，贝萃小姐还没开口，我母亲便忍不住哭了起来。

“别哭，别哭！”贝萃小姐忙说。“别这样！听话！”

然而我母亲却哭得更凶了，止不住地哭，好像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要在亲人面前痛哭一场。过了好久，等我母亲终于不哭时，贝萃小姐开始说话。

“我的孩子，你把帽子摘下，让我好看看你。”

这要求很古怪，可我母亲很怕贝萃小姐，即便有心不听从她的话，也不敢真那样做，因此她就把帽子摘了。摘的时候，因为紧张，还把头发弄乱了（她的头发多而且美），披散在面前。

“噢，我的乖乖！”贝萃小姐喊着，“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呀！”

是的，我母亲年龄本来就小，而她的样子更是年轻。她一面把头低着，好像年轻是她的罪过似的（可怜的人），一面呜咽着说，她恐怕自己还是个孩子，就成了寡妇；她要是能活得过来，那她也只能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做了母亲了。搂着她们两个沉默起来。在这短短的静默时间里，我母亲有一种感觉，觉得好像贝萃小姐用手摸她的头发，并且是轻轻地、慢慢地摸。她当时确实希望这是真的。于是胆怯地抬起眼看贝萃姨妈。却看见贝萃小姐双手交叉抱住一个膝盖，坐在那里，两眼紧盯着炉火，双眉紧皱。

“我的上帝，”贝萃小姐突然说，“为什么叫起‘栖鸦居’来啦？”

“您说的是这所房子的名字吗，姨妈？”我母亲问。

“为什么偏叫‘栖鸦居’哪？”贝萃小姐说。“叫‘饲鸭居’不是更符合过日子的道理吗？这是说，假如在你们两个里面，不论哪一个，有稍微

懂得一丁点真正过日子的道理,就会看出来,叫‘饲鸭居’更有道理。”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起的。”我母亲回答说。“在他买下这所房子时,认为这儿有乌鸦,所以才起了这个名字。”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一阵风吹过,庭园尽头的老榆树中间便起了骚动,她们两人不由自主地看向那儿。只见那几棵榆树,起初枝叶弯腰,好像交头接耳的巨人,低声密谈着什么,这样安静了几秒钟之后,枝叶开始乱颤,好像它们刚才谈的话题太坏,使它们难以安心,因而手臂狂抖。与此同时,筑在树顶上破烂的乌鸦旧巢,也像风雨飘摇中的破船,不停地颠簸起来。

“那乌鸦都到哪儿去了?”贝萃小姐问。

“你说什么?”我母亲当时心中正想着别的事。

“那乌鸦呀,它们都怎么啦?”贝萃小姐问。

“我们搬到这儿就根本没见过乌鸦。”我母亲说。“事实上——科波菲尔先生原来还以为,这儿是乌鸦成群结队抱窝的地方,事实上那些巢都很老了,乌鸦们早就不要它们,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可真是一点儿不错,地地道道是大卫·科波菲尔的为人,一点不错,地地道道是大卫·科波菲尔的本性!房子附近连一只乌鸦的影子都没有,可把房子叫作‘栖鸦居’!他只看见乌鸦巢,就当是真有乌鸦了!连对鸟儿都是这样听风就是雨的!”

听到这话,我那可怜、亲爱的母亲却突然勇敢起来,说:“科波菲尔先生已去世了,你要是在我面前说他不爱听的话——”事实上,不要说她那天下午的那种样了,即便她对斗拳训练有素,我姨婆也只需用一只手,就能不费劲儿地把她打发了。不过我母亲当时或许有那种意图,而那种意图却只做到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地步便消逝了。她十分柔顺地坐下,接着就晕过去了。一会儿,当她醒过来以后,只看见贝萃小姐正站在窗户跟前。当时,暮色已变成浓厚的夜色,只有借助壁炉的火光才能彼此模糊地看到对方的面目。

“我说,”贝萃小姐仿佛只是随便地看了一眼窗外的景色,又回到椅子那儿,说,“你还有多少天就到了——”

“我怎么哆嗦得这么厉害?”母亲结结巴巴地问。“这是怎么啦?别是要死吧,不错,一定是快要死啦!”

“决不会那样,决不会,”贝萃小姐说,“你喝口茶好啦。”



“噢，哎哟，哎哟……喝茶能管事吗，我可以好起来吗？”我母亲显得有些慌张地喊着。

“当然可以。”贝萃小姐说。“决不会那样容易就死。放心吧，你可真是多疑。你想想怎么称呼你的大姐？”

“还说不定是个哥儿，姨妈。”我母亲没明白姨婆的意思，所以就天真地说。

“我的好乖乖！”贝萃小姐喊道，无意中第二句亲爱的话脱口而出，“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你用的大姐儿。”

“哦，她叫坡勾提。”我母亲说。

“什么？坡勾提！怎么会有人起这么一个名字。”贝萃小姐显得十分气愤，大声说着。“那本来是她的姓，”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因为她的名和我的重了，所以科波菲尔先生便称呼她的姓。”

“坡勾提，来呀！”贝萃小姐把起居室的门打开喊道，“拿茶来。太太有些不舒服。快一点，别磨蹭。”

贝萃小姐仿佛是这个家向来就有的主人一样下达命令，同时向外看。等到迎面看见坡勾提听见生人的声音，惊讶之下，拿着蜡顺着过道走过来，这才把门关上，又和先前一样落了座，把脚放在炉栏上，将长裙的下摆掖起来，双手交叉着抱在膝上。“你刚才说，不知道是个哥儿还是姐儿。”贝萃小姐说。“我可觉得毫无疑问，一定是姐儿。我早就得到预兆了，一定是个姐儿。我跟你孩子，从这姐儿出生的时刻起——”

“肯定不是儿子吗？”我母亲壮起胆子问了一句。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已得到预兆，知道一定是个姐儿！”贝萃小姐回答道，“你别再和我抬杠啦。从这个姐儿一出生的时候起，我就打算跟她交朋友。我准备做她的教母。请你答应我，她的名字就叫贝萃·特洛乌·科波菲尔吧。这个贝萃·特洛乌可决不许再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啦。我可绝对不许有人把她的情义拿来一文不值地就糟蹋啦。咱们得好好地抚育她，好好地照顾保护她，叫她千万不要痴心，把真情实义滥用在不配受这种情义的人身上。我一定得把这件事当作我自己的责任负起来。”

说这些话时，贝萃小姐每说一句便将头一梗，仿佛了结心中气愤，而现在却正极力克制一般。至少我母亲在暗淡的火光里看她的时候，觉得是那样。不过我母亲当时一来被贝萃小姐的威严所慑，二来自己